



杂文随笔卷（一）

GONG LIU WENCUN
ZAWEN SUIBI JUAN

公刘文存

公刘著 刘粹编



GONG LIU WENCUN
ZAWEN SUIBI JUAN

杂文随笔卷（一）

公刘文存

公 刘 著 刘 粹 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刘文存. 杂文随笔卷: 全2册/公刘著; 刘粹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396-5874-2

I. ①公… II. ①公… ②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杂文集—中国—当代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4793号

出版人: 朱寒冬	特约策划: 万直纯
选题策划: 朱寒冬 岑杰	丛书统筹: 岑杰
本册责编: 汪爱武 刘畅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 (0551)63533889

印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321 本册字数: 700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80.00元(全9册, 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MULU

目 录

001 / “一半”哲学

003 / 玻璃眼睛

004 / 井上之助君的悲哀

006 / 鞭尸论双卫

008 / 侯门似海

010 / 士

012 / 下 巴

014 / 也论中国人洋化

017 / 瞎子不需要光明吗？

019 / 从原子弹说开去

022 / 漫谈佛朗哥

024 / 我患了健忘症

026 / 茶壶以及它的茶杯们

030 / 熊猫与文化国债

032 / 妙论呢还是谬论？

034 / 文化人不应悲哀

036 / 谈 龙

039 / 《而已集》中的一句话

042 / 明年是什么年？

043 / “炉边谈话”

045 / 一九四七年“先知书”

047 / 到社会上去

——送幼柏赴沪

049 / 甘地主义

051 / 醉眼朦胧中的“信念”

053 / 夏夜谈飞盘

056 / 从“麦克阿瑟将军惠存”说起

058 / 闻日人庆祝原子弹投掷二周年

060 / 华盛顿之围

062 / 中元节杂感

064 / 九·三有感

066 / “吐出那颗炸弹来”

068 / 磨

072 / 睡垃圾箱的人

074 / 大官和摸骨星相家

——拟寓言

076 / 孤注一掷论

078 / 狐狸是怎样露出尾巴来的？

——拟寓言

080 / 谈富人的行善

082 / 老虎和苍蝇

——拟寓言

084 / 谈桌椅政治

086 / 十二年祭

089 / 以“骗”治国

091 / 论“陪人夜行”

093 / 谈凶手

095 / 我诞生在第二次

——为一个有大觉悟的人而写

099 / 顽固分子

104 / 关于“三八”的杂感

111 / 孝道、兽道及人道

117 / 兰方虎真是南方虎

122 / 刑场归来

127 / 酒的怀念

134 / 被遗忘了的平反

——《阿诗玛》琐忆

142 / 也说“镜子”

147 / 三祭岳坟

156 / 青海湖种种

158 / 陵园的厄运

161 / 塔尔寺联想

164 / 邂逅

166 / 敦煌和敦煌学

169 / 令人惆怅的阳关

171 / 月牙泉与伪散文

173 / 阳关精神赞

176 / 杜公祠的文艺评论

178 / 一点祝愿

180 / 祝福你，金骆驼！

——金川矿山见闻

186 / 岳飞与得得亭

189 / 端午，在屈原的家乡

199 / 戴娜卡·马克西莫维奇印象

——访南散记之一

205 / 也算自传

209 / 伟大的一课

——访南散记之二

- 218 / 往事若干
- 231 / 不可泯灭了爱国之心
- 234 / 大连随想录
- 237 / 新疆半月
- 240 / 还乡记——从忻州到太原
- 249 / 不说话的“先生”
- 253 / 忆秦似
- 265 / 也说“文革”博物馆
- 269 / 说讽刺
- 270 / 流浪汉话故园
- 273 / 谈谈退稿
- 276 / 论“中庸”与“非中庸”
- 280 / 访德（联邦）谈话录
- 280 / 作者前言
- 281 / 在 Leibnizhaus 少年儿童文学读物座谈会上致答词
- 283 / 在 S 基金会的欢迎仪式上致答词
- 284 / 在纺织印染工艺博物馆答 Bremen 广播电台记者小姐问
- 285 / 在各界名流举行的鸡尾酒会上致答词
- 287 / 在低地德语研究所座谈会上的发言
- 289 / 在市长接见仪式上致答词
- 291 / 在 S 基金会所设晚宴上致答词

- 292 / 在 Insel-Restaurant 午宴上致答词
- 294 / 在市长接见仪式上致答词
- 295 / 在凯尼克先生主持的晚宴上致答词
- 297 / 在下萨克森餐厅“朗诵与歌曲晚会”上致答词
- 298 / 在 Dr. Volle 先生主持的欢迎会上致答词
- 299 / 在“莲花饭店”午宴上致答词
- 300 / 在市长接见仪式上致答词
- 301 / 在大众汽车制造厂职工餐厅午宴上致答词
- 302 / 在市长接见仪式上致答词
- 304 / 在市长接见仪式上致答词
- 306 / 在 H. A. B 举行的“文学之友”集会上致答词
- 307 / 在女艺术爱好者之家举行的座谈会上致答词
- 309 / 在下萨克森州 Sparkasse 联盟总裁 Dr. Jur. Dietrich H. Hoppenstedt 先生家宴上致祝酒词
- 310 / 在下萨克森州图书馆举行的“中国文学晚会”上致词
- 312 / 在市长接见仪式上致答词
- 314 / 在下萨克森州中小型出版社联合欢迎宴会上致答词
- 316 / 在市长接见仪式上致答词
- 317 / 在地方议会、市政府和 S 基金会联合举行的晚宴上致答词
- 319 / 在 Dr. Johannes Hesse 家宴上致祝酒词
- 321 / 在下萨克森州科学艺术部部长 Dr. Johann - Tonjes Cassens

先生接见时致答词

324 / 在 Yazhima 出版社的宴会上致答词

326 / 在青年汉学家 Dagmar Altenhofen 小姐家宴上致祝酒词

关于“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存目)

327 / 关于丁玲女士

328 / 关于选择自由

329 /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330 / 关于刘宾雁先生

331 / 关于遇罗锦女士

331 / 关于中德(联邦)文化交流的不平衡

333 / 关于《古船》

335 / 关于台湾的“阿城热”

337 / 坛外说酒

340 / 孽 缘

——我和杂文的一段亲情

343 / 龙的文章做完以后……

348 / “气球”被谁收起来了?

353 / 铁哥们儿扩大化

359 / 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评说

364 / [附录] 从不认识郭衣洞即柏杨说起

比较丑陋学或曰：华日丑陋异同论(存目)

“读书无用论”寻根（存目）

367 / 欲与自由试比高

370 / 贺《中国诗人》问世

371 / 透明度与毛玻璃

374 / 小议“舆论一律”

382 / 密特朗当过战俘

385 / 正题歪做

388 / “电影骗子”之类

392 / 荷李活 道旧事

398 / 青藤书屋小记

400 / 话说“全民皆商”与“脑体倒挂”

406 / “高级牢骚”与“高级评论”

410 / 想起了缅甸

415 / “短期行为”癖

418 / 望洋兴叹

421 / 访美谈话录

421 / 在洛杉矶朗诵会上的简短致词

422 / 在新墨西哥州圣菲朗诵会上的简短致词

423 / 在中美两国诗人座谈会上的发言

425 / 在纽约朗诵会上的开场白

427 / 接受《美国之音》纽约分台副台长格特鲁德·苔女士专访并

答问

427 / 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朗诵会上的简短致辞

429 / 在威斯康辛大学中国留学生(包括交换学者)的招待会上答问

431 / 美国的住

——美国见闻杂记之一

442 / “墙文化”与龙头拐

论“哐哐”与维持会(存目)

446 / 洋后门

449 / 私家治史刍议

452 / 哀科学

455 / 包河综合征,或“开明专制”析疑

458 / 联邦德国见闻录

657 / 彼岸四题

也来诤诤(存目)

677 / 论当今中国人所需要的“天天读”

——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

680 / 圣诞万花筒

——美国见闻杂记之二

694 / 贺《人民文学》创刊40周年

695 / 一则新闻和一本旧书

699 / 不为已甚和见好就收

“一半”哲学

孟子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荀子却力主性恶。经过了这两位哲人的分树一帜，各自标榜以后，关于人性的“善恶”二说便有了严重而显明的分野了。

这种争论相持了数千年，到今日仍不曾有个什么具体的超越的结论。而在这种“没有天才”的时代里，“一半”哲学的论者打着“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戴着漂亮的假面具，在我们学术思坛上出现了。他们既不承认“天赋”这一桩事，又压根儿否定了环境的感染作用。他们认为人只是一种没有定性的动物，道德、教条和法律不过是一些伪装物的名称罢了。基于这种说法，理智便成了情感的产物，人的行为完全系出诸自动，出诸欲望，出诸需要，人不是万物的主宰，人只是水般的活性底奴隶，他之所以生存，目的仅在供这种不可见的物质所驱使而已。

“一半”哲学还具有一个促成的主要因素，就是极端的享乐主义。人世是一个舞台，嬉笑怒骂每个人都得串演，但结果又是如何呢？平添了无数的闹剧，这不是可以想象的吗？而这又不正是永远无法想象的吗？“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些句子不都是人世万象，如烟如梦的最好的注脚吗？于是“一半”哲学论者说了：短短的几十年，何必不自在点呢？一切都应顺其自然发展，他们妨碍社会的时候，便不承认有社会，而当社会“妨碍”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又承认社会之为物并且高声骂了。

“一半”哲学并没有倡导的首领,也不见有大理论家为它专著列论,然而它却拥有千千万万的忠实的执行者。

有杀人不眨眼的“大屠夫”,专门在庙堂佛寺里大写其缘簿;有日里勾引女人夜里却又拼命撞钟的和尚;有榨了老百姓的血汗钱而又送到救济院逼迫受施者登报谢恩的官吏……学生可以把一半的时间读书,一半的时间却用来做生意;保长可以把政府一半的恩惠交给人民自然也只把人民一半的疾苦告诉政府,至于接收物资,一半充公,一半充私,更是有例可援,理由充足。

天一半,地一半,人一半,鬼一半;一日廿四小时,日一半,夜一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东一半,西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何其多也。无怪乎“一半”哲学立论之不谬,而“一半”哲学之执行,更属无懈可击矣。诸君读此或讥笑这篇短文的语无伦次,举例不当,殊不知诸君正是用一半的眼睛观看,一半的思索去研究,不自觉地做了“一半”哲学论的拥护者了,假如诸君能仔细推敲一下,你一定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异曲而工同的。

1945年12月13日《中国新报·文林》

玻璃眼睛

富人在施舍一些食物给穷汉之前,他突然发问道:“你先得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我哪只眼睛是玻璃做的?”

穷汉毫不犹豫地指出那只假眼睛,富人非常吃惊,并且问他何以知道得这般清楚。于是穷汉道:“因为你那只眼睛非常慈悲的望着我……”

这故事流传得很广。

据说某先生奉令视察某处,目的在“以甦民困”,身边携了政府的巨额赈款,大概总在买烧饼散赈米的时候多多少少的救济了一下。受惠的人民,自然先则“受宠若惊”,继则“铭感不忘”,大人的恩德在这儿立下了基础。

可是人民太不识相了,满以为清官无情,执法无私,于是进状子告发县长,告发税务局长,居然满纸胡说,有辱官格。先生阅悉之后,静默三分钟,想来县长、局长待之颇厚,事之亦敬,况官辈不分大小,总是同一阶层,虽曰不合污,总系同流,于是决定压案不举,一走了之。人民等之又等,候之又候,不由得疑将起来,从此大人的威信开始动摇。

施舍小钱好比玻璃眼睛,姑息奸吏好比另外一只眼睛。

毕竟慈悲假,凶恶真;慈悲少,凶恶多。

1945年12月15日《中国新报·文林》

井上之助君的悲哀

由朋友处我听到这么一个故事。

在某一个日俘集中营里,新近发生了两桩惨剧:一个是中国百姓和“日本皇军”合演,一个却全部排定是日籍的主角。

有几十个日兵被分发到一座偏僻的荒岭上去驻住,想不到正碰上了意外的其实也是必然的打击。当他们在那些残余的几间破屋中选择住址的时候,有几个荷锄归来的农人怒冲冲的走近他们。这时农人纯朴的心里燃起万丈的火焰,只认识那些丑恶的动物,以及那些丑恶的标识,并不曾考虑这镇上残破的景象是否即为这些家伙的杰作,于是挥起了八年不曾使用的锄头,心想你毁了我们的繁荣,你又想霸占我们这仅余的残破么?结果死伤好几个,其余的都抱头而窜了。

自从投降以后,日本历史上所夸耀的大和魂开始受着最严重的考验。过惯了养尊处优的“大东亚”式生活的日本士兵,自然无法忍受种种的约束。而这许多的约束中,最重大的莫如金钱挥霍的不称心了。在这种困窘的情况之下,“过江”便盛行了起来。所谓“过江”便是交换的意思。士兵先则将自己从前所强劫并囤积起来的東西换取法币,继则偷窃长官房中或是仓库里的公用物品,出卖私人的财产倒不受干涉,但是盗取公物的话,一旦查出,就要处以极刑了。为了防止这种风气的蔓延,这某集中营便藉着两个倒霉鬼开刀,处死的是一个军曹长和一个一等兵,刑法是用开水浇淋,一直到死为止!

前面所述的就是今天日本人在到处用着不同形式扮演的悲剧。

井上之助君是这一个集中营里的首长,为了这两桩事,他感觉到无限的悲哀。不信,请听他和这位朋友的谈话:

“你对这事(指老百姓锄击日兵之事)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这是不幸的事……”

“你认为对还是不对?”

“这个……报复是人类的本能……但,我们并不曾怎样十分厉害的烧杀呵(?)”

“呵,你既以为报复乃是人类的本能,那么,你们从前为什么要杀人放火呢?……”

“…… 那是因为‘事变’……”

“呵呀——那末,你对‘过江’是怎样一种看法呢?”

“你难道——这个很难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阶级区分了么? 唉……”

说到这里,朋友用英文表达了他用日文无法表达的意思,谈不上几句,井上之助君却说:“中国的文字是大大的好的,请不要用英文美文。”

上面两个故事,都是朋友告诉我的,听了以后,颇有一些感想:

1. 第一个故事是象征中国精神的新生。
2. 第二个故事是象征日本精神的灭亡。
3. 日本民族是颇为聪明的,只要听他们把一切罪恶委诸“事变”的说法,就会五体投地的佩服的。
4. 他们痛恨英美人竟连带而恨起“英文美文”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今后日本的动向。

最后一点也就正是题目所标示的,井上之助君是悲哀的。不,不仅如此,整个的日本军人都是悲哀的。

1945年12月18日《中国新报·文林》